青鱼上架

——生活分子之十一

徐金忠

秋收冬藏。

时令便是如此。

公历是到了廿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农历则入了己亥年的腊月。

不论世事如何变化，或是换了怎样的人间，农事就是因循而至，并不会显示出对岁月的眷顾或是冷落来。

入了腊月，便是向着年去了。农事在此时不再是生机勃勃的生产景象，而是热热闹闹的收获与储藏的光景了。

己亥年那完全算不得冷的冬日里，青鱼干上了架子，已经由2019年的冬日晒去水分，由着2020年的日头晒出香味来了。

谁也说不清杭嘉湖平原上有多少星布的鱼塘。

一些是在水田或是漾港圩田处，用密实的熟土垒出一道道细长的田埂，蓄上水便是鱼塘一块；一些便直接是湖里河中的网箱，围出一块块水域，借着自然的造就成就人力的幻变……

起塘的时间，就多选在这冬日岁末：或是排干了塘里的水，在那塘泥里摸索出一尾尾肥硕的淡水鱼；要是湖里河中的网箱，那起网的时候，便是万鱼跃跳，好不热闹！

说到鱼获，便多是些太湖流域密织的水域里常见的鱼类，而青鱼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种。

鱼身青灰色，背部青黑色，腹部灰偏白，鱼鳍均是黑色。青鱼一般体型较大，动辄十来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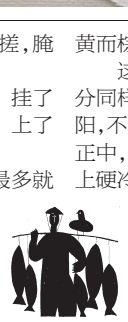
青鱼鲜吃，可以是酱烧，可以是炖汤，加了酸菜做成酸菜鱼，等等。青鱼肉嫩，种种做法，多是相宜的。

而集中的鱼获，便要找到保存的办法了，腌制晒干，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处理办法之一。

青鱼劈成两半，但在鱼背处相连，掏出内脏，冲洗干净，一条鱼摊开成一张鱼。和着花椒、辣椒的粗盐，是腌制青鱼的必备。腌制过程中，用力挤干血水，然后用盐粒反复揉搓，腌制均匀且入味。

腌制好的青鱼，挂了钩子或是穿了草绳，上了竹架子。

寻常的人家，最多就是三两尾，门前晾衣服的竹架子，或是篱笆桩，就是很好的晾晒地方了。要是多的，那就是要一排排竹架子，一排排青鱼干了。



接下来便要见证时间的幻化了。先是韧白的鱼肉，顶着粗盐粒，而后盐粒渐渐消失，鱼肉由白而淡黄而棕黄，直至焦黄。

这过程中，阳光和盐分同样重要。腊月里的太阳，不会是强烈的，但日头正中，也是暖意十足，再加上硬冷的西北风，很快将水分逼干，油脂逼出。晒青鱼干，除非是大雨大雪，很多人家是过夜也不收的，任凭日晒霜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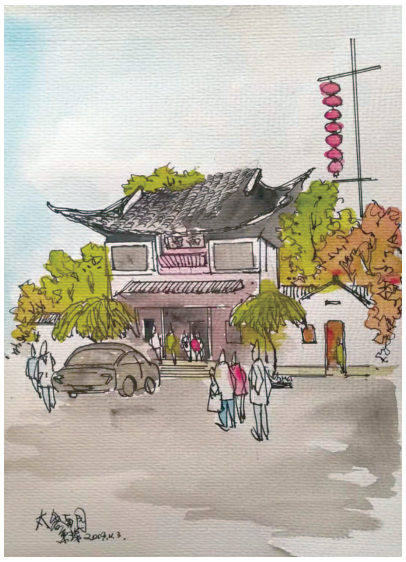
冬日的暖阳，烘出鱼肉的干香。大半个月后，鱼肉紧实燥干，颜色焦黄，日头下，色暖味香。

而此时也是年关临近，腊味上桌的时候了。

青鱼干，简素的吃法，便是清蒸。要是鱼干晒得紧硬，那可以先用水泡软，否则吃起来过于练牙，吃着累，不过也有人就喜欢这口费劲的咀嚼。蒸鱼干的过程中，再添一种腊味，带着肥膘的腊肉，青鱼干是干香有余，而肥气不足的，腊肉的肥油，正好补足。

要是上心思的，再添一点冬笋片儿吧，拣笋根用，耐蒸，这也是给腊味添了一种时令。

清蒸之外，青鱼干可以烧肉，鱼肉搭配。鱼干先简单翻炒，备用；肉炖至出油，加了鱼干，继续炖煮到肉烂收汁。肉的油气，侵进鱼肉里，相得益彰。



太仓南园（钢笔淡彩画） 杨秉辉

从热词“品牌”的翻译说起

桂乾元

不久前，笔者到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看望一位研究翻译的老同行、老朋友，巧逢高翻学院刚卸任的前院长。我们聊起国内媒体热词“品牌”的翻译。他说，有人以为只要译成对应的英语表达就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就说“上海四大品牌”中的“品牌”，恐怕就不能这样翻译措辞，因为这里的“品牌”，指的并不是“具体产品的牌子”或“商标”。所以他认为或可大胆地将“四大品牌”意译为The Best Four。“创新”“创造”，翻译也不例外。

两千多年前罗马人Cicero就说过，翻译追求的“不是数量相等，而是质量相等”。这是要求译文与原文“等值”。我国翻译先辈严复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这是说译者要做到“等值”谈何容易。有些不了解翻译的人以为翻译就是像“译电码”那样的“对号入座”。其实不然。笔者在德国教授汉语时，就有学生把“这辆车差点没掉进河里”译成了“这辆车掉进了河里”。说他意思译错了，他还据理力争不服气。翻译还有个按照表达习惯理解和表达的问题。“译电码”岂能做到“等值”！别说汉语与外语的互译，就是将汉语方言译成普通话，有时也很难说表达完全到位，做到完全等值。

德国经典作家海涅在一百几十年前曾谈到翻译：“译者必须是个智力天才，因为他要理解原文中最重要的和最美的东西，才能在译文中把它们再现出来。”此话说得既深刻又美学。这里，“最美的东西”就是原文的神采，即原文的各种特色，包括时代、民族、国情、语言等方面的特色。其实，语言的翻译是国情和文化的交流。如“太极拳”，它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开放，来访的德国人看到很多中国人在晨练打太极拳，非常好奇。他们不了解其内涵，只能从外表着眼把它译成德语Schattenboxen（意谓“影子拳击”，即“没有对手的拳击”）。后来交流多了，他们知道了太极拳是怎么回事，觉得音译最好。于是，Taijiquan便成了一个德语词。所以，培养一个称职的外交翻译，不仅要学几年外语，夯实基础，而且要到有关国家进修几年，成为“某国通”才行。

翻译也讲究“服务”。译者不能只管埋头语言层次的翻译，也要考虑译文的用途目的。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一个响亮的主题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英译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如果只从字面意思比较，两者相差很大，简直不像翻译。但仔细分析领悟，发现此译确实高明，不仅包含了原文的整体含义，而且言简意赅。德国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已故老院长佩博克教授，曾形象地把翻译比喻为“捆住手脚地走钢丝”。“走钢丝”已经很危险，还被“捆住了手脚”（指翻译要受原文制约），其艰险可想而知。无怪乎翻译圈内人常说“翻译最难是创造”。

冬眠春醒（焦墨画） 邵璞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余姚的山水人物

——浙东揽胜

张光武

许多年前，有朋友从余姚来，送了一大筐杨梅，自此，每年到了6月吃杨梅的季节，就会想到余姚。

余姚地属浙东，浙东多山，其中著名的有四明山，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四十年代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和四明山游击队，自然景致与故事传说一经关联，便成人文历史画面，给人的印象加深许多。

我曾在浙江生活过，浙江多山，山水成画，风景旖旎。包括浙东在内，浙江的山多不高，但连绵蜿蜒，层峦叠嶂，加以水景，湖光山色，空濛一片，幻化为一种温润入怀的气息，山水伴行，含珠吐玉，日月光华，若出其里，中国古代文人画作，自宋以降，元四家、明四家、清四王、八大、石涛、渐江，无不先后得灵气于此，曾见著《画论》的张庚一幅山水，远山近水，舟横波涛，清新洒脱，诗意盎然，其实，那画面几乎在浙江随处可见。回想前几年在北美行走，看到那种山势险峻，怪石嶙峋，形状突兀可怖，在浙江恐怕是找不到的。但浙江的山，有一种特别的珠圆玉润，苍翠欲滴，仿佛蕴藏着诉之不尽的人文底蕴，把历史的悠悠过往，人文的历历沉潜，无论巨细，都包揽在中间了。

余姚真正的瑰宝不是杨梅，甚至，连山水风景在内，都只是衬托着她深厚无垠的人文底蕴，我没有资格奢谈余姚的人文，我本只能肤浅地品评余姚杨梅的甜汁，但我又忍不住地要为我们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发出赞叹。

地灵人杰，余姚的人文底蕴实在太令人震惊。

余姚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的故乡，余姚也是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的故乡，这里提到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段辉煌，光耀古今。

作为汉光武帝刘秀布衣时的同窗好友，严子陵在刘秀登基后刻意隐居，逃避荣华，不慕名利，远离权贵，举手投足，溢出古代文人出尘不染、洞透世事的眼界品格和高风亮节，被后人范仲淹赞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为后人留下不朽典范。

宋明以来的心学思想体系，至王阳明时，去伪存真，破旧立新，泱泱而集大成，蔚成崇川，泽被后世。就我的认识，王阳明对人类知识最大的贡献在突破传统，他不受传统道德礼教的禁锢，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呼吁思想解放，个性独立，成振聋发聩之势，又广收门徒，形成“阳明学派”和“姚江学派”。

朱舜水是跨越明清两代的学者，早年从事反清斗争，先后追随晚明鲁王、郑成功、张苍水，屡战不克，为全气节，远走日本，20余年间，着汉服，心系故土，日本奉为上宾，广播汉学，以舜水学说为主旨的“江户学派”一直绵延影响到“明治维新”时代，为日本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贡献。

黄宗羲、黄梨洲、黄太冲，这几个名字，就是同一个人，从少年时代读《桃花扇》时就知道，是拿他跟侯朝宗、侯方域作比较的。他也是一个大思想家，从事反清斗争失败后，就潜心著述，他的传世文字有1300余卷，数千万字，举凡政治、哲学、经学、史学、天文、地理、诗文、音乐，无一不涉，可谓洋洋大观，著作等身，其中，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堪称精湛古今，足可烛照治国安邦，更有谠论，石破天惊。

余姚人书香绵延，英才辈出，漫步市区，除王阳明故居外，还有余姚博物馆，陈列余姚先贤遗迹，徘徊其间，抚今思古，追念人类来路，于筚路蓝缕、百般艰辛中不断进取，可歌可颂，感慨良久，于浮想联翩中不能自已。

新市古镇

王孝俭

新市是赵萝蕤的故里，又是电影《林家铺子》外景主要拍摄地，特别让人流连的是长长的市河和两旁密挨的房屋，还有在镇中的寺庙。今故地重游，变化甚大，多处修复得也很好。只是镇的基本格局已变，市河填得太多，两旁建筑荡然无存，非常可惜。

新市在杭嘉湖地区是有独特格局的古镇，与南浔周庄同里等古镇不同。这种格局是因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人文荟萃而历千百年形成的，是活化石，去其精华，补新作，千年老衲变十七八毛头小伙，说不过去。贵镇土特产挖掘发扬得很好。百年江南羊肉名店张一品的房子如果是本地风格更有地方特色。这次在新市，我们两人消费约四百元，一顿中饭，一顿点心面条，一次茶饮，一篮茶糕，两瓶无牌糟烧，一甏十年冬酿黄酒，消费得很满意。

回故乡

黄睿钰

小时候，我有一个憧憬——远方。这个简单的词语，包含了人们对大千世界的向往。彷徨，迷惑，因此行走。长大后，我走过了许许多多的城市，看过了无数美丽的风景，却突然发现，我在城市的喧嚣里迷失了方向，越走越迷茫。有人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追寻生命的脚步，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我只想回去，因为我意识到，这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回到我出生的那座城市，这是我第一次回故乡。

“第一次”是一个美好的词，每个人都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旅行，第一次看演唱会，第一次坐过山车，第一次谈恋爱……生命里有太多第一次，无论是美好的，还是悲伤的，都是难忘的，它们最终都会变成时间长河中闪闪发光的水滴。

我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它就叫《第一次》。那是由杨颖和赵又廷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了患有遗传疾病但却热爱舞蹈的女孩宋诗语和摇滚男孩宫宁之间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电影里，宋诗语患有先天的疾病，病魔限制了她的身体，但热爱跳舞的她却从不停止幻想。女孩有一个很爱她的妈妈，而男主角宫宁的出现，则是给女孩带来温暖的阳光。她拥有了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恋爱，第一次像正常人一样奔跑，第一次被人感动到哭，第一次被告白，第一次舞蹈……爱情给了她无限的勇气，让她在最美的年华绽放光芒。

巧的是，电影的取景地在厦门，我出生的那片土地。说来惭愧，对于厦门，我的记忆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和生病时含在嘴里的那颗苦涩的黄连。长大以后，除了高考填志愿的那一刻，我从未想过要回福建去看看。不是不喜欢，而是忘了。时间，它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

《第一次》带着我回到了福建，长大后我第一次回到了福建。

电影中，游乐园的第一次见面是厦门南湖公园的“梦之岛”主题海洋公园，初吻是在环岛路数星园，第一次道歉是在集美中学，第一次奔跑是在鼓浪屿……或许是海风太大，我看着电影中宋诗语脸红心跳，第一次回到出生地的我也逐渐被吹红了脸颊。不得不说，厦门是一个有着鲜明风格的城市，白天租辆自行车行驶在那闻名遐迩的环岛公路上，我的眼中是色调清新的街道，成排成行的棕榈树，各种叫不出名字的花，以及海浪沙滩的完美组合，它们在阳光强大滤镜的加持下，就像一座充满文艺气息的梦幻花园。夜幕降临，我赤脚走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迎面而来的风，天上繁星点点，一切美好得像一首诗：“忘记了时光，忘记了你为什么来又为什么去，你心中也有一片大海，絮着绒毛一样暖和的阳光。”

我走在厦门的沙滩上，走在厦门的大街小巷，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相册里的画面。记忆定格，那张妈妈抓拍的照片里，在一处浅浅的海滩，爸爸挽着裤腿弯着腰，手里“拎”着刚会走路的我，一个浪花打过来，我胖乎乎的小手正搓着眼睛里咸咸的海水……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竟会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我出生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乡愁会在二十年后重新被唤醒，只知道在成年后的我眼里，厦门很美，海风拂面，阳光微醺。

十日谈

人生第一次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

明起刊登一组《回家的路》。